

# 2022年那些温暖的人和事 (中)

## 虎年,两个异乡人

李耀岗

虎年春节前的疫情防控期间,作为社区志愿者,我接触到一些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什么都做,从蒸馒头、收垃圾、断桥铝到卖菜、修车、装潢、盖楼,隐没于城市之中。

印象深刻的有两个山东人,一个是孕妇刘晓雨,一个是打工者李易成,都是极普通的农民。

然而,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个博物馆。

先说刘晓雨。她还不到20岁,当时再有一个月,就要当妈妈了。她老公是安装橱柜的工人。两个年轻人即将为人父母,却被疫情封在异乡防控区。刘晓雨原计划年前回山东老家产子。疫情一来,家人来不了,他们回不去,两个“00后”能否独立完成生育任务——第一次迎接新生命,是个不小的疑问。

疫中诸事繁杂,我们社区志愿者仍然给了两个年轻人最大的帮助:紧急联系家人,甚至联系到了同在本市的某个亲戚以便应急照料,租住地也很快调换,医院联系好,还有妇产专家为他们服务。一切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社区妇女主任一再叮嘱小伙子,别舍不得为媳妇花钱,这是“两个人”,紧急时得叫120。作为他们的长者,我把自己准备好的红包给了年轻的橱柜安装工人,嘱咐他孩子出生后报一声平安。春节期间,收到刘晓雨的微信,孩子生了,女孩,6斤重,一切顺利,还有孩子的照片,一个新生的属虎孩子。

另一个是山东人李易成,属虎,1974年生人。

他给人的印象是顺从,一副不惹事、听话的模样。无论疫情

防控有多么严苛的居家防护要求,他都积极配合。他租住的地方很简陋,几平方米大的一个地方,看不到卫生间和厨房,好处是便宜,一个月几百块钱。

进城前,他们的收入来自四时庄稼、鸡羊猪兔,土里刨食的艰难一定锻造了他们的某些品质,进城之后,再没有什么苦能难倒他们。像李易成这样的务工人员,几乎能独自克服一切,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回到那个温暖的贴满孩子奖状和有爱人温存的家里,那才是他的幸福家园。李易成已经买好了带给孩子和家人的东西,也包括钱。当知道春节回不去,回去也要被隔离时,他彻底释然,工厂停工,他什么也不用做,每天窝在斗室内。

李易成48周岁,他说自己快50岁的人了。50岁了还这么拼?两孩子,得干。我清楚,像李易成这样的男人,为了孩子吃多大的苦都不在话下。他们弱小而又强大,能够顶住人间一切难处,也能忍受一切委屈。

入户排查时刚下过雪。李易成租住的陋室与冬天只隔一道单层铝合金玻璃门,门前是一片洼地。屋檐上的雪在融化,凝成的冰柱一截一截落向地面,砸在雪沃中,发出坚硬的声音。室内,他正在煮一锅东西,说是火锅。我们给李易成带去过年的礼包,一些还算丰盛的粮油蔬菜,他有点不知所措,一个劲儿地说着听不清的感谢的话。

回来路上,我一直记着他内容不明的火锅安静地沸腾着,努力且热烈。

有雪在野,我默默祝愿两个属虎的一大一小,本命年吉祥如意。

12月21日是公公生日,小叔子二小照例要去上坟祭奠。老家习俗是过七、过百日、过节、过生日、过周年都要上坟。祭品很多,老爷子爱吃饺子,妯娌仕英又做了饺子。疫情期间外面的儿女都回不去,又是二小代劳了。

公公的去世太突然,他是2022年10月1日没的,距离婆婆离世不足5个月。

公公葬礼上,一副长挽联从两棵枣树上悬挂下来。“谆谆教诲恩如山,殷殷期望情似海”,这挽联给悲痛的院子增加了几分庄重,也给人一抹暖意。送挽联的是公公的学生张志恒。

记得婆婆的葬礼上,有一个大鲜花花圈是悼念师母的,也是张志恒送的。

葬礼头天要打墓。酬谢宴席上,我先生陪一人给打墓者敬酒。被陪的人向大家一一敬酒,谢谢大家为安顿好自己的张老师辛苦了。他就是张志恒。

渐渐地,这名字在脑子里浮了出来,以前我是听公公婆婆念叨过志恒这个名字。

葬礼过后一段时间,志恒给我先生发来微信:张老师走了,心很痛,很难过。看得出,他对老师的情感很深很浓。

张志恒是公公在新庄教书时的学生。他是孤儿。他的母亲和姐姐在同一年因难产而亡。没过几年,父亲也没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接二连三失去了三位至亲,公公应该是给了这个学生不少关爱吧。不过,公公从没和他的儿女们说起过这些。只

## 悲伤中的暖流

郭爱川

知道,几十年来,这长大成人的学生,年年必回来看望老师一次。从年轻时,到现在当了爷爷;从当年在原平上班,到后来调到忻州。他说过,“没有张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前段时间,村里一位长辈想写写我公公,要点资料。我找出了女儿当年给爷爷拍的几张照片,以及发在《太原晚报》上的文章《我的射箭生涯》。

文章是爷爷自述、孙女执笔。文章简明翔实地讲了公公在省体工队的工作生活经历,包括1959年参加第一届全运会,1960年在全国射箭锦标赛夺得亚军,以及射箭队为何解散、转业当老师等,算是公公的体坛人生总结。

读来才知道,当年公公夺亚军多不易。他当时脖子上长了毒疮。每隔两小时,医生给他打一针吗啡止痛。此种状况下,公公沉着应战,一举拿下亚军。

照片是公公比画着射箭姿势,还有一张手持奖牌。那年公公76岁,虽已暮年,仍显英雄气概。写文章拍照片是2011年的事,女儿正上大学。

2022年,两个老人走了,悲伤之余,二小他们的孝心、张志恒的铭记师恩、女儿忠实记录爷爷的过往,都汇成了一股又一股的暖流,温暖着我们。

## 一碗人间温暖

耿艳菊

周六,阳光暖暖的,午饭后我和爱人带孩子下楼,感受冬日之美。爱人提议开电动四轮车一路往东,那里新建了一个郊野公园,我们还从未去过。

一家人出发了。郊野公园静谧辽阔,安闲清幽。游园时,爱人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忧愁严肃。他停车跑下去查看情况。原来他感到车轮不对劲,果然左前轮瘪了下去,轮胎不知怎么被扎了。

郊野公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办呢?爱人在网上找了几家轮胎店,打电话咨询,要么因偏远不愿意来,要么没有这个型号的轮胎。

下午3点了,爱人把轮子卸掉,打车去最近的市场找轮胎店去换,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园子没人,为了驱赶恐惧,我和孩子用手机看起电影,直到电量用尽,天色已黑。

没法联系爱人,冷得瑟瑟发抖。我和孩子眼巴巴地盯着爱人去时的方向,希冀着他的身影出现。

一道光柱远远照过来,我们大声呼喊着,

跑下车去迎接。光近了一些,是一辆电动车,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年轻女孩。中年男人和妻子是这里的园林工人,住在园子里。女孩是他们的女儿,在城里读大学,周末回来。

中年男人说:我们家就在前面,到家等吧,别冻着孩子,我在这里看着车。他给妻子打通电话,让她多擀一些面。

“谁没遇到过难事,到家里吃碗面暖暖吧。”我拉着孩子跟着女孩向前走。一个中年女人迎了过来:“冻坏了吧,赶快进屋。”掀开门帘。

中年女人亲切的模样和话语,让我鼻子一酸,赶紧向她道谢。不一会儿,两碗热气腾腾的西红柿鸡蛋面已端到我和孩子面前。一碗面吃完,周身暖和。

这时,我爱人回来了。中年男人带着他来到家里,又为爱人下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我们一直道谢,他们一家笑着摆手:不过一碗面,再客气就生分了。

回去时,他们一家人冒着寒风送我们到车上,直到我们走远。他们带给我们的岂是一碗面,而是一碗人间良善,一碗人间温暖。

### 历史

1933年12月,毕士博在英国享誉世界的考古学专业杂志《古物》上发表了《山西之新石器时代》(即西阴村考古发掘报告);1934年7月,又有一文刊发在《太平洋事务》季刊上,题目叫《远东文化之原始》(1940年,这篇文章被英国的《古物》杂志转载)。这两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显得非常贫乏,基本上来自西方和北方,没有任何成分是中国人自己发明、发展的。《山西之新石器时代》一文的大意是“中国新石器的成分大多是外国已有的。譬如家禽家兽,在欧洲有牛、山羊、绵羊、猪、狗,在中国只有猪和狗;家禽之中,鸡来自缅甸,麦、黍也

都不是中国的东西”。而《远东文化之原始》一文的主要观点是说:“如果把北极附近地带画出一个圆圈,可以看出里面有几种共同的文化,如穴居,复合弓;中国的这些,都是来自北方的。青铜时代的车战、版筑,在西方早于中国一千多年便有了。”1934年,时已考取留美考古生的夏鼐,在读过毕士博刊发在《太平洋事务》上的这篇关于中国上古史的论文后,颇有感受:毕士博以为中国之南方发展不同,北方旧石器时代的人种,已不能详;新石器时代之人,则为今日华北的人种。其文化来源,似由西而东。其后之殷墟铜器时代,似亦由西方输入,其时约公元前2800年,巴比伦及埃及亦有中亚细亚人的侵

■ 作家出版社

11

苏  
华  
著



《大夏禹都》

人,麦及牛、马、羊,似皆由此种人输入。在中国之新石器时代,仅有豕、犬及粟也。其后之周秦,亦皆由西方侵入。南方一方面接受印度之“米”“水牛”等文化,一方面又大量接受黄河流域之文化。其与北方之接触先后,似推巴蜀最早,楚次之,吴越最后。秦代与楚争,犹西方之罗马与迦太基之争。

### 连载

■ 山西经济出版社

76

王  
宏  
伟  
编  
著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故事显示出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机智勇敢。影片以军事教育题材为原型,将跌宕起伏的战争史实和高大凛然的英雄形象融为一体,逼真形象地展现了由隐蔽地道、作战地道再到联防地道这许多特殊战场中的战斗情景,表现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英雄主义、

爱国主义革命情怀和伟大精神。经过近半个世纪人民群众的检验,如今它已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经典之作,成为具有军事教学特点的文化精品,走进观众心里,走进中国电影史,走进世界电影史。

优秀影片《地道战》中震荡心灵的主题音乐,自然为影片的成功增添了极其光彩的笔墨,恰到好处地点出了影片的主题思想。影片中另外一首《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曲调则蕴含着冀中戏曲曲调的鲜明特征:

太阳出来照四方,  
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  
太阳照得人身暖,  
毛主席思想的光辉  
照得咱心里亮。  
主席的思想传四方,  
革命的人民有了主

张。  
男女老少齐参战,  
人民战争就是那无  
敌的力量。  
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哪怕敌人逞凶狂。  
咱们摆下了天罗地  
网,

要把那些强盗豺狼  
全都埋葬。

谈到这首歌曲的创作,傅庚辰先生说:“我觉得,创作电影音乐要有‘两个吃透’。”即,“第一要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这是解决方向的问题;第二要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这能决定创作的成败。前者往往不难把握,只有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找准艺术分寸,才能创作出符合影片规定情境和特定环境下人物情感气质的作品。